

浦熙修

记者生涯寻踪



文匯出版社

37023

浦熙修

记者生涯寻踪

 文匯出版社



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

袁冬林 袁士杰 编

责任编辑/孙政清 沈国祥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电脑排版/上海市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646 千

印 张/24.125

插 页/4

印 数/1-2000

ISBN 7-80531-648-1/G·360

定 价/ 65.00 元

出版前言

新民晚报前身为新民报，创刊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九日，是我国目前历史最悠久的报纸之一。新民晚报以其鲜明的特色，“飞入寻常百姓家”，赢得无数读者的喜爱，成为他们的亲密朋友。在我国综合性报纸中，目前新民晚报发行量位居第二，经济效益名列前茅，并且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一九九八年七月，新民晚报与文汇报联合组建报业集团，其发展又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本年金秋，适逢新民晚报创刊七十周年，新民报人无不感慨万千。我们感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民晚报的扶持指导；数以百万计的忠实读者对新民晚报的关心呵护；复刊后历届市委对新民晚报的正确领导！我们怀念：大批前辈为新民晚报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奉献一生，为我们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庆贺：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美好时代，因此得以百尺竿头，更进大步，取得辉煌成果！

为感谢，为怀念，为庆贺，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新民晚报创刊七十周年丛书”。这套丛书计有《新民报—新民晚报史略》、《赵超构文集》（六卷）、《赵超构传》、《探索——新民晚报研究文集》、《生逢其时——新民晚报复刊十六年纪实》、《新民报报人作品选》、《夜光杯文粹》（四册）、《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新民晚报书画珍藏集》等共九种十七本，逾五百万字。

这些书籍，是新民报—新民晚报七十年的历史总结，是几代新民报人的心血结晶，是今日及以后新民报人应该继承的无价之宝，是全国晚报界乃至整个新闻界一批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由于工作量大，人手有限，时间仓促，所以不完善之处在所难

FG 10/37 04

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新民晚报创刊七十周年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九年四月

怀念我的知心难友浦二姊

春节期间，冬林携同她弟弟士杰一起到我家里来看我，并告诉我，他们已经把母亲浦熙修的文集编定，准备出版，要我写一篇怀念的文章。我听了首先认为他们姊弟两人做了一件好事，因为我认为这是浦二姊生前的一桩不敢认为会实现的梦想。我相信这位知心难友心里一定盼望有这一天。暴风雨过去后，她有机会能在明朗的阳光下让人看到她一片爱国爱党、忠心耿耿的真正面貌。这本文集虽则我还没有机会拜读，但据说将收集她在遭到劫难之前，即一九五七年以前历年所发表过的文章。这里积聚着她一字一字真心实意写出来的一贯精神的结晶；这也是她一生为人的真凭实据，应当可以把劫难中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对她的侮蔑和中伤一扫而清。我还是相信后来的子子孙孙是有判断力的，而且真心盼望今后的日子里，他们不会再遭到我们这一代人所遭到过的劫难了。

我同意冬林姊弟提出的要我写一篇怀念我这位知心难友的文章，因为至今我还常常想到她，而且感到和她往来相处的那段经历，不仅是支持我渡过那场劫难，使我有第二次生命，而且是鼓励我珍惜我这二十多年来不敢自懈地工作的动力。因为我心底里还有她这个人，我要求自己这一生能做到她指望我所应当做的事情。

对浦二姊的怀念，我在一九八七年六月曾为上海《文汇报五十年》写过一篇《纪念〈文汇报〉的女将》，记下了我当时对她的怀念。时间又过了十二年，我的记忆力更差了，当时记不起的事，现在更模糊了。在我，对浦二姊的怀念之情实在无需加以添补，这段经历又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洗炼，我内心确是觉得更光洁可爱了。

我这次再怀念这位难友时，在题目上加了“知心”两个字，这是我这段时间里不断回思浦二姊这个人和我友好关系时，想起的称呼。她是我的难友，那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确是从一九五七年坐在一条板凳上听到我们被宣判成“章罗联盟”的干将和军师时，开始其后十三年不寻常的友谊。起初不过是一般的难友，同受劫难以后有的那种共同感情的结合。但同是受难人并不一定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理想和意识，所以不一定是知心朋友。经过一九五八年这一年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一起学习，有了相互交心的机会，大家多了一层相识，建立了心态上深一层的联系，所以我加上知心两字在难友之上。

怎样描述我们之间的那种知心难友的实质呢？首先当然我们有共同的境遇，我们都是从社会的正常活动中，突然在一声号令下被孤立出来的人。人是不能离群独立的，也就是说，正常的人必需有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我们被指定为“人民的敌人”以后，就从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和别人划出了一条界线，成为一般人不敢接触和往来的对象。所谓“划清界限”。

我曾打过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人之不能离开社会可以说有如鱼之不能离开水。一条活鱼从水中打捞出来后，放在沙滩上用强烈阳光来乾晒，成了所谓枯鱼，这样的鱼是活不了多久的。这些枯鱼要苟延生命，只能“相濡以沫”。知心的难友在处境上就有类于沙滩上的被晒在一起的枯鱼，他们只能“相濡以沫”，就是在沙滩上互相把自己的唾沫来共同维持生命。我们这些难友就是相濡以沫的枯鱼。他们在被众人视为异类时，还能在相互间保持着社会中人和人在精神上相互支持的作用，因为这些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右派分子”，还允许个别接触讲点知心话，流露心与心之间的同情。我说知心难友的可贵就在这里，就是被孤立的人还能在这些难友中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作为精神营养。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学院里学习的难友也不一定能相互慰藉成为知心人。这一点体会，正是我接近九十岁这几年中补习社会学的心得。

社会主义学院结业后，我们这些被认为已有点改造的难友被

宣布摘掉了“右派”帽子，一部分还恢复了政协委员，享受了一些如集体学习和外出参观访问等政治权利。浦二姊还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做编辑工作，所以她自己解嘲说，原来的“新闻记者”递升成了“旧闻编辑”。她兢兢业业地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而且写出了乐松生同仁堂的企业历史，以及修改董竹君的回忆和溥仪前半生的历史等这些经得起学术考核的历史著作。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九五七年掀起的这股巨浪，还在翻天和高涨，到一九六六年升级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次人类历史上少见的特大灾难，牵涉到亿万人。“文革”和“反右”相比真是大巫见小巫。

我们这些“摘帽右派”一夜之间成了当然的牛鬼蛇神，真是闹得家破人亡。潘光旦老师和浦二姊，都没有渡过这场灾难而离开了人世。我作为一只死老虎不知怎的活了下来，以至于今。一九八〇年又得到改正，获得了已经有十九年的第二次生命。

在上一篇怀念浦二姊的文章中，已说过我在一九六六年被抄家，接着进“牛棚”、受批斗，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下放沙洋干校。在这段时节里，我几乎完全失去自由，已记不得和浦二姊是否还有机会见面。直到一九七〇年我才利用回北京的假期，又见到浦二姊，这时她已病重，我们是在大家心里都明白即将永诀时分手的。我回到干校不久她就去世了，但没有人告诉我这个消息。浦二姊是在心怀坦白的心态中受癌症在身体上的折磨而离开这个世界的。她没有走出这段黑云压城的劫难。在这个结尾上，我一直觉得有一种对运命的不平之感，我甚至有时狂想，愿与老天对簿，愿意把它无意中给我的近二十年的寿命收回，转移给这位能干的女将。因为我深信如果这样一转移，国家和人民的收益无疑会比现在的安排可以大得多。对此我还有何可说呢！

我在怀念浦二姊时总有一种想法，我们这一代人很快就会结束了。但是在这神州大地，甚至整个地球上，人类还应当活下去。为了人类继续发展，我总是有一种非份的想法，愿意像我们这一代人所受到扭曲灵魂的历史能否从此不再重演了。我们这一代受过

劫难的人，是否有责任把我们所受的灾难总结出一些教训，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化怀念为防灾的力量，使得子子孙孙的灵魂再不遭扭曲呢？这也许是对亿万难友怀念的积极的行动。巴金老先生提出过建立“文革”纪念馆也许早已看到这个意思了。我自认脆弱，而且加上年已老了，让我留着这个意思来结束这次对浦二姊的怀念吧。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曾有过这一段可悲痛的历史。

费孝通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四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留影
(1949年9月，北平)



与邓颖超同志(左)在一起 (1946年春, 重庆)



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女战士（左）合影（1951年春，朝鲜）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闻研究所资料室存念

目 次

袁冬林
2000.4.14
袁冬林
2/5

出版前言..... (i)

序:怀念我的知心难友浦二姊 费孝通 (iii)

记者的路

采访十年..... (1)

1937 年在南京

流徽榭畔一盛会..... (9)

潘玉良画展..... (11)

中国女经济学专家张肖梅女士访问记..... (12)

1939~1946 年在重庆

抗战时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各国援华运动..... (19)

凭吊凤凰城..... (21)

带着光荣的创痕 伤兵回到家乡..... (22)

人人心头辣 忘不了“一·二八”..... (23)

郭沫若等昨详论 寇政治大地震..... (24)

东北人要回老家..... (25)

保卫领空的无名英雄..... (27)

入虎穴访飞虎..... (28)

日本问题座谈·····	(30)
远征军挥动铁腕 披荆斩棘野人山·····	(31)
一束感人的献金故事·····	(33)
男女老少齐动员·····	(34)
孙院长畅谈时局·····	(35)
七七的火炬 照着七级献金塔·····	(38)
薄海欢传收缅北 千人瞻仰郑将军·····	(40)
春色满城关不住 尊神两位上门来·····	(41)
木兰何必妆男子 粉面朱唇着战袍·····	(42)
山城澈夜狂欢·····	(43)
白山黑水解放了 万人共庆“九·一八”·····	(44)

人物访谈

民族的奇瑞·····	(47)
马相老太寿无疆·····	(48)
中国近百年来 一只伟大狮子·····	(49)
最难风雨故人来·····	(51)
宋氏三龄:抵渝后访问·····	(52)
蒋夫人手足联欢·····	(53)
巴云英女王·····	(55)
周恩来伤势痊愈·····	(57)
访史沫特莱女士·····	(59)
雷鸣远到渝养病·····	(60)
访问谢冰心·····	(62)
中美两大良辰 欢迎嘉宾居里·····	(63)
三位妇女工作者谈“三八”节·····	(65)
访问黄炎培先生·····	(66)
女参政素描·····	(68)
访问孙孔两夫人·····	(70)
中国工业六讲·····	(72)

周恩来来了·····	(73)
姬尔达斯丽芙(译文)·····	(74)
不怕名落孙山 埋头致力生产·····	(77)
院长岂甘作蝇拍 将军直欲上青城·····	(78)
廖承志会见记·····	(79)
访女中委·····	(80)
访中委元勋·····	(82)

国民参政会

前前后后的目光 注视在一个人身上(1941 年) ·····	(84)
参政会旁听记(1942 年) ·····	(85)
参政会旁听记(以下 1943 年) ·····	(87)
女参政员速写·····	(88)
张君勱左舜生首次出席参政会·····	(90)
参政会一场雄辩·····	(92)
专卖机构部份商化·····	(94)
打开全民的话匣子(以下 1944 年) ·····	(95)
卢冀野大呼明信赏罚 黄炎培每言必究贪污·····	(96)
诸参政舌剑唇枪 一部长公开受审·····	(97)
大批相因货 供应参政员·····	(98)
许德珩痛话学风·····	(99)
国共商谈报告记·····	(100)
肃清贪污必须澈底(以下 1945 年) ·····	(102)
役情说得阴风起 参政各诵石碣村·····	(104)
盛世才称病避席 参政会一场风波·····	(105)
参政会风浪静·····	(106)
工厂重地 政客止步·····	(108)
宋院长带来热闹 参政会拥挤逾常·····	(110)
参政会昨日开幕(以下 1946 年) ·····	(112)
参政员热烈质询·····	(114)

参政会昨听取政协整军报告·····	(119)
昨聆农林司法社会报告 参政会风平浪静·····	(122)
参政会首次讨论会 昨检讨接收工作·····	(125)
参政会昨通过教授治校案·····	(129)

政治协商会议

(附)政治协商会议会员名单·····	(132)
访问傅斯年先生·····	(133)
访张东荪先生·····	(134)
孙院长畅谈国是·····	(136)
乐观的王云五先生·····	(137)
邵力子先生·····	(139)
吴铁城先生·····	(141)
张澜先生·····	(142)
访陈立夫先生·····	(144)
黄炎培先生·····	(146)
郭沫若先生·····	(147)
曾琦先生·····	(149)
沈钧儒先生·····	(151)
董必武先生·····	(152)
某代表(王世杰)·····	(154)
罗隆基先生·····	(156)
李烛尘先生·····	(158)
周恩来先生·····	(160)
叶剑英先生·····	(162)
邓颖超女士·····	(164)
张厉生先生·····	(165)
章伯钧先生·····	(167)
梁漱溟先生·····	(170)
缪云台先生·····	(172)

·x·